

老舍的关坎 和爱好

舒 乙



中国建设出版社

老舍的 关坎和爱好

黎青题



中国建设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91.12/107

老舍的关坎和爱好

•

中国建设出版社出版
(中国北京百万庄路24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外文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5.25印张

1988年第一版

印数: 1—10,000册

I S B N 7—5072—0055—8/G·7

定价: 2.90元

序

舒乙把他写的《老舍的关坎和爱好》拿来让我看了，并让我写序。我打开书本就不能释手地看了下去。关于老舍的关坎，在他自己的作品中，特别是《正红旗下》，我已经知道了不少，至于他最后的那道关坎，因为那时我自己也关在牛棚里，还是我的远在兰州的女儿吴冰写信告诉我的！

至于他的爱好，看了这本书，我才感到我知道的太少了，老舍真是“不露相”的“真人”！比如他会打拳、唱戏等等，我们从来没听见他讲过（如果我们早知道了，我们的孩子们非请舒伯伯打一两道拳、唱一两句京戏不可）！至于爱花、养猫等等，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到他家里去时才看见的。

讲到他的‘行善’、‘分享’、和‘给人温暖’，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圣经》（他是一个基督徒，这我从来不知道。我却是从中学到大学、都受的是基督教会的教育）。他说过《圣经》的要义是“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这我完全同意。我认为在‘行善’上，老舍是个最有福的人。

老舍和我们来往最密的时期，是在抗战时代的重庆。我住在郊区的歌乐山，他常到山上冯玉祥将军的住处。我们都觉得他是我们朋友中最爽朗、幽默、质朴、热情的一个。我常笑着对他说“您来了，不像‘清风入座’，乃是一阵热浪，席卷了我们一家人的心”。那时他正扛着重庆的‘文协’大旗，他却

总不提那些使他受苦蒙难的事。他来了，就和孩子们打闹，同文藻喝酒，酒后就在我们土屋的廊上，躺在帆布床里，沉默地望着滔滔东去的嘉陵江，一直躺到月亮上来才走。

不久他就住到北碚去了，我听说他在北碚的一次什么会上，同梁实秋说了一段很精采的‘相声’，可惜我们没有听到。

当然，‘知父莫若子’，舒乙知道的关于老舍的事情，比我们多，但是一个人的一生中，总会有一些事情，比如很微末细小的见、闻、思想等等，因没听他说过，别人是不知道的。我曾写过关于老舍的一段话，在此不妨重复一遍：

“一个‘人民艺术家’、‘语言大师’、‘文艺界的劳动模范’的事迹和成就，是多方面的。每一个朋友对于他的认识，也各有其一方面。从每一侧面都能投射出的一股光柱，从许多股光柱凝聚在一起，才能映现出一位完全的老舍先生”。

这是铁的事实。

冰 心

1987年12月浓雾之晨

目 录

序（冰心）

一、老舍四十岁自拟小传 4

二、老舍的关坎

- 1.出世即遭“冷遇” 6
- 2.在刺刀下酣睡 8
- 3.偷偷考学 9
- 4.退婚 11
- 5.自愿受穷 13
- 6.写小说 15
- 7.当专业作家 16
- 8.出走 18
- 9.扛起“文协”大旗 20
- 10.回国 22
- 11.走上舞台 24
- 12.最后的“坎儿” 26

三、老舍的爱好

- 1.打拳 30
- 2.唱戏 34
- 3.养花 38

4. 说相声·····	42
5. 爱画·····	46
6. 玩骨牌·····	50
7. 和孩子们交朋友·····	54
8. 下小馆·····	59
9. 念外文·····	63
10. 写字·····	67
11. 养猫·····	72
12. 旅游·····	77
13. 行善·····	80
14. 分享·····	85
15. 起名字·····	91
16. 自己动手·····	96
17. 给人温暖·····	102
18. 收藏小珍宝·····	107
19. 剖析自己·····	112

四、老舍早年年谱

——古城墙上的一棵小枣树	120
--------------	-----

后记	141
----	-----

(一)

老舍四十岁

自拟小传

老舍四十岁自拟小传

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鬚。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空也。幼读三百千，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示甘于寒贱也。二十七岁，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三十四岁结婚，今已有一女一男，均狡猾可喜。闲时喜养花，不得其法，每每有叶无花，亦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作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如是而已，再活四十年也许能有点出息！

著有：《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离婚》、《赶集》、《牛天赐传》、《樱海集》、《蛤藻集》、《骆驼祥子》、《火车集》，皆小说也。当继续再写八本，凑成二十本，可以搁笔矣。散碎文字，随写随扔，偶搜汇成集，如《老舍幽默诗文集》及《老牛破车》，亦不重视之。

（原载一九三八年《宇宙风》第六十期）

(二)

老舍的关坎

一、出世即遭“冷遇”

人生在世，要碰到许许多多的“坎儿”，这不仅仅指北京人说的七十三、八十四的“坎儿年”，还包括面临某些重要关头，人们要做出选择。由于选择的方向不同，同样的处境，会走出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来。

老舍的一生就遇到许多坎儿，大坎儿有十个左右，而且，他都力所能及地做出对他的一生有重大影响的决策。有些可以说成是老舍一生的里程碑。反过来说，如果做出的决策是另一个样子，哪怕仅只一次，老舍也就不成其为老舍了，必然面目全非！

不过，老舍的第一个大坎儿，却是命运的摆布，因为他刚刚诞生，不靠外力，他自己是没法迈过去的。

生老舍的时候，母亲已经四十一岁。常年劳累，加上营养不济，生下小儿子之后，昏迷过去，不省人事。大家忙着抢救她，掐按人中，冲红糖水，打发人去通知其他亲属，忙成一团，把个赤身裸体的小婴儿扔在炕上顾不上管，救大人要紧。在那个年月，在不大富裕的人家里，死个把婴儿，不是一件大事。何况，母亲在此之前已经生育过七个孩子，活下来四个，还算不错，正的比负的略多。在危急时刻，把这位新添的小男孩，放在负数里，还是放在正数里，家人并不太介意。反正，是他害得母亲昏死过去，那么，就先让他在炕上委曲一会儿吧。

八十多年前北京的冬天，似乎比现在的冬天要冷得多，风也大得多。老舍诞生在腊月二十三日，正值北京最冷的日子。产妇的屋里虽然生着煤球炉子，可是，不穿棉衣棉裤也还是受不了。小娃娃好不容易来到人世，接待他的却是一个真正的冷遇。哪儿都是凉的，炕是凉的，空气是凉的，连大人的脸色也是凉的，总之，他被冻得奄奄一息了。

老舍的已经出了阁的大姐，得到母亲临产的消息之后，从帅府胡同匆匆跑来。进了屋，看见正在倒气的小弟弟，一把抱过来，揣在怀里。看着昏迷的母亲，暗暗地落泪。是大姐用自己的体温把小弟弟由死神那儿抢了回来。

大姐比老舍大二十三岁。后来，老舍在自传体小说里多次描写了她，用了一串最亲切最感人的词句：“大姐是个极漂亮的小媳妇：眉清目秀，小长脸，尖尖的下颏像个白莲花瓣似的。不管是穿上大红缎子的氅衣，还是蓝布旗袍，不管是梳着两把头，还是挽着旗髻，她总是那么俏皮利落，令人心旷神怡。她的不宽的腰板总是挺得很直，亭亭玉立；在请蹲安的时候，直起直落，稳重而飘洒。只有在发笑的时候，她的腰才弯下一点去，仿佛喘不过气来，笑得那么天真可怜。亲戚、朋友没有不喜爱她的……”如果不是大姐及时赶到，恐怕就没有老舍了。

写这些赞美之词的时候，老舍已经六十三岁，大姐那时已经离开人世近十年了，他一直念着大姐的好处。他是真爱她！

清晨，当父亲由当差的皇宫回到家中（他是一名每月领取三两银子的护军，以保卫皇宫为己任），大姐把小弟弟抱给父亲看，嘴上只说了一句话：这孩子命大！看着已经苏醒过来的面色苍白的妻子，父亲为命大的孩子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庆春。庆祝春天的来临，喜气洋洋！

的确值得庆幸，在大姐的帮助下，老舍顺利地通过了自己的第一个“坎儿”，自己无力选择，却是事关生死的“坎儿”，长大后他想起心里还要紧张一阵。

二、在刺刀下酣睡

老舍长到一岁多，遇上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像给这场大劫难加了个小注脚一样，老舍的一家也同时遭到了巨大的不幸。

身为皇宫护卫的父亲被八国联军炮火严重烧伤。他带伤爬到西华门附近的一家小粮店躲了起来，不久就痛苦而孤独地离开了人世。死前，父亲托败下阵来的内侄（也是一位旗兵），把自己因为脚肿而脱下来的一双布袜子和一副裤脚带捎回家去报个信。内侄跑回家，托着布袜子，面对可怜的孤儿寡母，深感愧对家人。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楞没把受伤的姑父背回来。他感到无脸见人。可是，谁也没怨他半句。

皇太后带着皇上早已逃往西安，老百姓成了没人过问的小可怜。北京城内一片死寂。把垂死的一家之主再找回来的希望成了泡影，要车没车，要人没人。国难！家仇！由小羊圈胡同里传出了撕人肝腑的哭嚎。

父亲再也没有回来。母亲带着五个儿女，把父亲的生辰八字和那双布袜子装进一个小木盒，捧出西直门，来到大钟寺附近，挖了一个小土坑，象征性地埋葬了一家之主。

八国联军像蝗虫般地涌向北京的每一个角落，小羊圈胡同也未能幸免。鬼子兵一批又一批地无止无尽地洗劫每一个庭院，像篦头发那样精密细致，不留死角。母亲喂养的大黄狗扑向第一批进院的洋兵，悲壮殉职。鬼子兵进了屋，开始翻箱倒

柜，拿走他们看得上眼的任何东西。在“小羊圈”里，最贵重的东西，也许不过是妇女头上的银头簪，或者是白铜做的结婚戒指，它们都成了鬼子兵的战利品。

第一批鬼子刚走，还来不及关门，第二批又来了。母亲和三姐索性不管街门了，蹲在南墙根，听天由命。

鬼子走后，母亲赶快跑进屋。小儿子在鬼子抢劫的时候正在睡觉，躺在炕上的大木箱旁。这两只大木箱是鬼子兵搜索的主要对象，其实里面只装着旧衣服和破布，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箱子被翻了个底朝天，其中一只竟扣在了小儿子身上。母亲战战兢兢地掀起箱子，瘦小枯干的小儿子安然无恙，睡得很甜。刚才，如果他一哭，搜索不到值钱东西的鬼子们，定会吧愤怒指向他，十之八九会挨一刺刀。在那个年月，杀一个中国孩子，不比杀一只大黄狗更方便？一九〇〇年发生的事情，与其说是一个“坎儿”，不如说是一场有决定影响的狂风暴雨，它把年幼的老舍吹到一条艰难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自父亲牺牲后，老舍一家的生活完全改观了，沉沦到了社会的最底层。

老舍自幼抑郁寡欢，刚懂一点事便知道愁吃愁喝。这个痛苦决定了他的一生。在他以后所写的每一个字的后面，都能找到痛苦的影子，不管这个字是出现在《月牙儿》和《骆驼祥子》里，还是出现在《龙须沟》和《茶馆》里。

三、偷偷考学

老舍一家祖祖辈辈都是文盲，男人们都是满军旗里的兵丁，是个典型的满族武士之家。老舍长到该上学的时候，家里谁也没提过要送他去上学。母亲明白达理，知道读书的重要，

可是她担心小儿子身体弱小，会被别人欺负；更重要的是，家里供不起。所以，母亲虽然想过送小儿子进学校，而始终不敢告诉他。是一个偶然的机使老舍进了私塾。

老舍的曾祖母作为侍从曾跟随一位满族大员到过云南等处，回京后，大员的后人和舒家偶尔还有些来往。有一天，大员的后人刘寿绵突然光临小院。他是个不善理财而心地善良的人，专爱施舍。进门看见老舍，便问他母亲：“上学了吗？”听了母亲的回答，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费、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刘大叔当天派人送来了笔、墨、砚、书本和一块足够做一身衣服的蓝布。于是，老舍进了一家改良私塾，成了学生。

后来，这位传奇式的大叔真的成了专门舍己助人的慈善家，很快变得一贫如洗，出家为僧，成了著名的和尚。他死后，老舍说：“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和意义。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的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

上了三年私塾，老舍进了一家公立小学。小学毕业，他考上了北京三中。三中虽说是个公立中学，可是也有免不了的花费。供养一位中学生，对老舍母亲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她不得不拼命地操劳。老舍知道，他应该向学校说再见了，他应当挎个小筐上街去做点小买卖，或者去当小学徒，以减轻一点母亲的担子。可是，他太爱念书了，在毫无欢快的童年里，书成了他的唯一快乐。

在三中上了半年之后，正好赶上北京师范学校第一次向社会招生，老舍偷偷地去报了名。这个学校图书设备齐全，师资力量雄厚，教学方法先进，是个开明的正规的洋学堂，除了免

收学费之外，还管吃管住管服装。

报名的多达千人以上，只择优录取五十名，竞争非常激烈。经过考试，老舍被录取。同期被录取的绝大多数是京外的知道用功的穷孩子。

考上北京师范学校，老舍可以为母亲省去一份口粮，最重要的，他可以整天地念书了，老舍的心跳起多高！直到张榜之后，老舍才把真情告诉母亲。

社会少了一个小学徒，多了一个日后走上文学道路的少年。这是老舍独立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这个决策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这年他十四岁。

四、退 婚

一九一八年夏，老舍师范毕业，直接被任命为北京第十七小学校长，这是他长到十九岁以来的最光荣的事。他对母亲说：“从今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我来养活您！”母亲的回答是噼啪噼啪地掉了一大滩眼泪。

老舍把全部精力都投到整顿学校之中。两年之后，他被晋升为北郊劝学员，专管整顿改造北城郊外的全部私塾。

母亲感到十分欣慰。小儿子终于挑起了大梁。一家人的生活，包括老舍哥哥的一大家人，老舍全包了下来。

母亲一高兴不要紧，马上想到要给小儿子说个媳妇。他已经二十一岁，该成家立业了。

母亲替老舍物色了一位姑娘，是母亲结拜姊妹的闺女，长得相当好看，虽说是位文盲，母亲认为十分合适。对方的父母也是一说就成，于是，母亲毫不迟疑地放了定礼，决定娶这位

美人儿过门。

把这一切全办妥之后，母亲才向小儿子说明，心里十分地痛快。

老舍，翻了车，坚决不干！

那时，老舍心中已有了一点点爱情的萌芽，是一次模模糊糊的纯洁的初恋。姑娘就是大富豪刘大叔的大女儿。

由于生活所迫，在老舍上学的时候，母亲曾到刘大人的宅内帮工。少年老舍跟母亲到刘宅的大院子去过不止一次，在那儿见过这位少女，不过没有说过话。一位是世家望族的千金，一位是女佣的儿子，地位差别太悬殊。这位小姐恬静庄重，性格温柔，十分可人。老舍暗暗地喜欢上她。每次见面，都使他心跳半天！当了劝学员之后，老舍曾帮刘善人办过贫儿学校，就在刘宅的西跨院。小姐也在贫儿学校教过书。这使他们有了较多的见面机会。可是，他们从未单独谈过什么。

老舍并未对母亲说过这事，尽管他和姑娘彼此都有爱慕之意，但老舍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之间有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

不过，不管有没有这个刘姑娘，老舍和自己的母亲摊了牌，退掉那个婚事！

母亲执意不肯。这么做，岂不使那位美人儿蒙受奇耻！小儿子咬了牙，说了一句对母亲、对自己都扎心的绝话，“您要是不退，我，我就不再养活您！”

老舍请大姐、三姐帮忙把婚事退掉。两位尴尬的使者说了一车好话，赔了不知道多少不是，还下了跪，磕了头，总算推翻了婚事。

为了退婚，老舍伤了母亲的心。他许久不敢回家，无脸去见母亲，整天丢了魂似的满城乱转。

他不知怎么走回家的，进了门，一头栽倒在炕上。他大病